

碩隨先生紀念文集

舊功是端

東坡詞說

詞

永遇樂 明力一霜

洞仙歌 冰柱天香

木蘭花令 霜露之失長淮

西江月 曉野雨 晨晨

臨江仙 念却天都

定風波 草綠字林

南鄉子 寒食尚早

南鄉子 日升南山

蝶戀花 曉風

水調歌頭 月日變時可

木蘭花 似花還似非花

蝶戀花 花褪殘紅青杏小

卜算子 月日變時可

前見為 巽甫作楷終不竟佳比字

坡詞說 巽甫復索閱詞目曰楷

一過寄之兩情一遲未免取巧又

來伏案工作為時稍多腰背酸楚

臂腕無力字畫不佳未免愧對

於劣態退筆尚未肯分吾責



顾随先生像（三十年代摄）
（三十年代在燕大任教时摄）

文苑仰宗師眾失拱辰

三十載

苦水先生三十周年忌辰

兩千秋

啓功并

書壇標重望脈延典午

《顾随先生纪念文集》

勘 误 表

页	行	字	误	正
目录	15	1-19	“忆羨季师…”19字	“步先生《病中口占：四绝句韵》”
目录	31	7-19	“忆羨季师四首”(以下漏13字)	“步先生四七年元月所得四章韵”
前言	12	末	“人教出版”	“人教出版”
3	14	17	“找”	“我”
43	17	11	“上在”	“上面”
43	末	7	“接□”	“接踵”
58	18	18	“钟关头”(多一“关”字)	“钟头”
59	22	27	“麻大”	“麻木”
60	20	17	“此话”	“如话”
66	末		《语文学会讲演集》下漏三字	“第三辑”
66-67	两页衔接处		漏掉以下21种著作:	

- ▲ 不登堂看书外记(论《水浒》、《说岳》、《西游记》、《小五义》等小说)连载于1948年《华北日报·文学副刊》
- ▲ 朗诵了杜甫“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以后写给中文系二年级同学的一封信 天津师范学院《教学与科学研究通讯》1957年5月10日
- ▲ 关汉卿“诈妮子调风月”杂剧天津师范学院《教学理论与实践》1958年第一期
- ▲ 关汉卿和他的杂剧《河北日报》1958年6月29日收入中国戏剧出版社《关汉卿研究》第一辑
- ▲ 东临碣石有遗篇——略谈曹操乐府诗的“怨”、“哀”、“壮”、“热”《河北日报》1959年1月12日
- ▲ 文心雕龙夸饰篇后记(上、中、下)《河北日报》1959年6月7日、6月14日、6月21日
- ▲ 曹操乐府诗初探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59年第一期
- ▲ 呐喊与离骚 《新港》1961年9月
- ▲ 刘勰及其文心雕龙评介 《河北大学学报》1979年第一期
- ▲ 《驼庵诗话》(续一)《河北大学学报》1986年第三期
- ▲ 《驼庵论曲》《河北大学学报》1989年第一期

(3) 创作:

词曲

- ▲ 无病词 1927年出版
- ▲ 味辛词 1928年出版
- ▲ 荒原词 1930年出版
- ▲ 苦水诗存 留春词 1931年出版
- ▲ 苦水作剧 1936年出版
- ▲ 敝集词 1941年出版
- ▲ 饒秀才(杂剧)《辛巳文录》初集 1941年10月
- ▲ 清露词(附倦驼庵词稿) 1941年出版
- ▲ 苦水作剧二集 1945年出版

新中国成立后创作旧体诗词数百首,散见于各报刊,自编为一闻角词。

前 言

顾随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古典文学家，当代很有影响的诗人、书法家、教授。自二十年代始，先后执教于天津女师、北大、中法、燕京、辅仁、中大及河北大学等院校。1960年9月病逝于天津。

今年是顾随先生逝世三十周年，为了缅怀先生的遗范，经当年受教于先生门下的辅仁中文系四一级学友热心筹备，于九月二日在北京举行了顾随先生纪念会。与会者有先生的生前友好，学生，文化界人士，高校领导等近百人。《光明日报》、《文汇报》、《北京晚报》均派记者到会采访，并在报刊上作了宣传报道。

纪念会上，由辅仁学友中国历史文物专家史树青致开会词；燕京学友红学家周汝昌，戏剧家黄宗江，中大学友高准教授以及八十高龄的辅仁学友葛信益教授、河北大学魏际昌教授相继发了言；先生的挚友著名文学家冯至教授，辅仁学友叶嘉莹教授、郭预衡教授、人教出版社张中行编审等作了书面发言；先生的挚友名书法家启功教授撰写了纪念联语；刘乃和教授代表辅仁校友会，汪培栋副校长代表河北大学党政领导发表了讲话；二十年代毕业于天津女师的王振华教授、三十年代毕业于燕京的杨敏如教授都撰写了长篇纪念文章。这些发言、讲话以及纪念文章，都充分表达了对顾随先生高风亮节的崇敬和深切的怀念，并从不同的角度对先生在文学创作、讲授艺术、书法、信札等各个领域的精深造诣，所取得的成就，做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这次纪念活动引起极大反响，许多师友反映：这是多年来首次参加对一位老教授的纪念盛会。会议之隆重，感情之真挚，气氛之热烈，感人至深。不仅追思逝者，慰藉生者，且使先生之学术思想得到弘扬与发展。影响所及，将十分深远。

纪念会后，应各位师友的要求，将会上的发言原稿以及会后收到的纪念诗文，凡三十篇五万余言汇编成这本《顾随先生纪念文集》作为纪念，以志永久。

编 者

1990年9月

顾随先生纪念文集

启功题跋

目 录

前言	编者
顾随先生纪念会开会词	史树青(1)
怀念姜季	冯至(3)
怀念先师顾随先生	
——在顾随先生纪念会上的报告	周汝昌(9)
启功教授为 苦水先生三十周年忌辰撰题联语	启功(15)
叶嘉莹自温哥华致纪念会的信	叶嘉莹(16)
汪培栋副校长代表河北大学党政领导在纪念会上的讲话	汪培栋(18)
纪念我的启蒙老师顾随先生——宣传鲁迅的先行者	王振华(19)
缅怀姜季先生	魏际昌(24)
深切怀念顾姜季先生	葛信益(26)
纪念顾姜季先生	张中行(28)
永久的纪念——纪念先师顾随先生	杨敏如(33)
顾学(GUOLGY)琐忆	黄宗江(36)
忆姜季师四首步先生四七年元月所得四章韵	李祥仲(38)
深切怀念姜季师	滕茂椿(39)
写在纪念会以后	滕茂椿(42)
回忆顾随先生	王罗兰(43)
我所看到的顾随先生	孙永敦(45)
忆爱国诗人 顾随的两件小事	王辅世(46)
其应乃如响 微祺艺我师	高准(47)
纪念顾随老师	王翁如(49)
纪念姜季夫子	徐琨(51)
缅怀顾老	高景成(52)
悼姜季师	刘长虹(53)
读姜季师《小说家之鲁迅》所想到的	郭预衡(54)
回忆顾随先生的一次讲演	张恩艺(56)
一代宗师芳千古 自恨才多晚后生——缅怀先师顾姜季先生	阎振益(58)
姜季先生捐馆三十年祭	穆崇材(62)
怀念顾随老师	周敦淑(63)
忆姜季师四首	高准(64)
顾随先生生平及著作简介	编者(65)
后记	编者

顾随先生纪念会开会词

史树青

各位先生，各位学长，各位同志，

今天我们在这里开会，纪念顾随先生逝世三十周年。三十年前，即1960的9月6日，顾先生在天津逝世，当时，一些在外地的顾先生的学生和友人，多未能去天津参加告别会，可是，心中都在时时怀念顾先生。今天，来北京出席纪念会的，有从保定，石家庄，天津等地来的许多同志，冯至、启功等各位先生送来了纪念文章，我谨代表纪念会筹备组向各位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顾随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教授，毕生从事学术的研究和文学创作，他的传记已收入《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二辑与《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四辑。顾先生研究的内容很广泛，对诗文词曲戏剧小说文学批评，都有专门论著。同时，顾先生还是一位精于创作的诗词曲作家。顾先生的许多作品，近年经叶嘉莹、顾之京学长整理编辑为《顾随文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尚有不少集外的文章和诗词作品，仍待整理和编辑出版。

顾先生的书法精美，临帖功力甚深，是当代著名的书法家之一，他的书法作品，已收入了《民国时期书法》和《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

顾先生律身藻洁，慎于出处，是一位爱国的学者，对我国的学术文化事业和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顾先生于1920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就从事教学五作，曾先后执教于天津女子师范学院、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师范大学和中法大学、中国大学、河北大学等院校，对教学五作极为认真负责，他的渊博的学识和诲人不倦的精神，受到学生们的崇敬和爱戴。四十年间，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在文史研究方面的专门人才。

顾先生的卓越学识和高贵的品格，垂范于后世，他留给我们的

丰富的遗产，应该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今天的纪念会，就是要使顾先生的卓著学术成就，谨严的治学方法和孜孜不倦的从事学术研究的精神，进一步得到继承和发扬，使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得到蓬勃发展。这就是对顾先生最好的纪念。

谢谢！

1990年9月2日

☆☆☆☆☆☆☆☆☆☆☆☆☆☆☆☆☆☆☆☆☆☆☆☆☆☆☆☆☆☆

怀 念 美 季

冯 至

☆☆☆☆☆☆☆☆☆☆☆☆☆☆☆☆☆☆☆☆☆☆☆☆☆☆☆☆☆☆

今天，顾随先生的生前友好和他的家属在这里聚会，纪念他逝世三十周年。我不能参加，却有一些话想用书面向大家谈一谈。顾随字美季，请允许我，下边的话我都直称美季。美季教学兼写作的生涯是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初开始的，他那时交往的朋友如今多已不在人间，我不自量，我或许可以说是他老朋友中的一个仅存者。今天参加这个会的同志们可能都是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与美季结交或受过他的教益的友人和学生，了解美季会比我更多，但美季早期的生活和创作，或许知道较少。我想在这方面略作介绍，也涉及一些我个人的看法。

美季于1920年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曾有一小段时间在山东青州某中学教书，后来去济南省立女子第一中学任国文教员，将及四年之久。我不清楚是在青州还是在济南，美季与卢伯屏先生同事，二人很快就成为好友，结下深厚的友谊。美季写过不少诗词赠送给伯屏，尊伯屏为兄长。例如诗集里有“只君待我弟兄亲”、“予期来世为兄弟”等句。抗日战争时期，伯屏约于1940年在四川逝世，美季在北平闻讯后，一再填词哀悼，又提到“便教来世为兄弟，话到今生已惘然”。尤其是六首《定风波》，作者心潮起伏，好像永远不得安宁，感叹“二十载交游今已矣，来世，来生飘渺更难期。”伯屏不常写诗，但他出于真情至性，在他们结交不久时，写过一首

五言绝句给美季：“百日交非浅，一别情更深；知君具慧眼，识我有良心。”这完全是肺腑之言。这首诗我四十年前偶然在伯屏的案头读到，至今不曾忘却。

卢伯屏是我的涿县同乡，北文同学卢季韶的长兄。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忠厚长者，他爱护他的弟弟，情如父子，远远超过一般的兄弟关系，他看待他兄弟的朋友也好像自己的朋友。他介绍我和季韶于1922年起跟美季通信。饮水思源，若没有伯屏的热心介绍，我当时，也许甚至永远不知道美季其人。所以我不惜笔墨，在谈我和美季的友情之前，先提到伯屏，并向他表示敬意和感谢。

那时像我们这样的青年，大都不求人知，但对于知心好友，则唯恐彼此知之不尽，尽量把心里想的、眼前看的、读书获得的告诉对方，对方也以此相报。我和美季由于对伯屏的信赖，很快就开始了频繁的书信交往。我们写的信如泉水喷涌，又如细水长流，延续了六七年之久。我们信里写的，往往有纵使晤面也未必能说得清楚的内容。我收到美季的信，不据为己有，常给北京的个别少数朋友传阅。我写的信，美季也不仅自己读，还在教室里读给他的学生们听。《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二期载有阎德纯写的《沉樱，及其创作和翻译》一文，其中有一段提到有关的情况：“一个人的道路、爱好和成就，往往同别人的影响有关。在山东省立第一女子中学。沉樱遇到了一位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英文系”之误）影响她一生的国文老师顾献（“美”之误）季。这位老师文才出众，不仅给学生讲解诗词歌赋，尤其拥护新文学，一有机会就给学生讲解五四运动后涌现的新作家及其作品，给大家朗读他的朋友——诗人冯至给他的书信及其诗作，还给学生讲解英文小说。”美季是国文教员，由于他熟悉英语，又喜读鲁迅小说和周作人当时的散文，所以在课堂上古今中外旁征博引，很能开拓学生的眼界，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因此也受到某些教师（尤其是英文教师）的嫉妒。

在通过书信互相了解的基础上，美季有时在寒假暑假回家探亲之前，绕道北京和我与卢氏兄弟会晤，如夏日冒雨出游，冬夜围炉絮话，都写入他的诗词，其中一片深情仿佛还延续着二千五百年前《诗经·小雅》里“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歌唱。

1924年夏，美季辞去济南女一中的教职，接受青岛新成立的胶澳中学的聘请。他邀我先到济南然后一起去青岛度夏。我约在6月22日到了济南。那时济南还是家家泉水，户户垂杨《老残游记》里描绘的风貌还没有多大改变。我和美季几次大明湖上泛舟，历下亭前赏雨，品尝鲜嫩的蒲笋和某饭馆（吉元楼？）院内活水养育的鲜鱼，至今记忆犹新。我们于7月初到青岛。我们这两个土生土长的燕南赵北人第一次看见海，非常兴奋。无论是海，是山，是花木园林以及一些建筑，无处不是新鲜的。胶澳中学是欧战前德国兵营旧址，坐落在如今的湛江大路，到海滨浴场要越过一座林木郁郁葱葱的小山。晴日我们去海滨游泳，雨时在室内读书谈天。美季从前写诗，这时致力填词，也读西方的小说诗歌；我则写诗，写散文，写不像戏剧的戏剧，杂乱无章，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有时也沾染旧文人的习气，我们出游到太平山顶在石壁上题诗，致使一年后美季在一首《蝶恋花》前半阙里写，“怕见太平山上路，苍苔蚀遍题诗处。”我题的是什么诗，早已忘记，但我后来每逢想到美季的这首词，便暗自庆幸，幸亏一年后苍苔便把它埋没了，以免在青天碧海之间继续丢丑。

那正是中国社会黑暗重重，许多青年人感到前途茫茫的时代。我们一方面沉浸于祖国诗词里优美而又忧伤的名句，一方面又像鲁迅所说的“摄取来的异域的营养又是世纪末的果汁”。诚然，那时美季阅读的西方作家，也正是鲁迅这句话后边列举的好几个名字，王尔德，波特莱尔，安特列夫。一些互相矛盾的思想交错在头脑里，

难以排解，更加上个人生活上遇到的闲是闲非，也增添烦恼。眼前暗淡无光，有时也鼓起勇气，说几句豪迈的壮语，既鼓励朋友，也聊以自慰。美季早期词里不少处反映着这种心态。

我是八月中旬离开青岛的。我们朝夕相处，过了四十多天，我对于美季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在众人中间，从来不表露自己，显示才能，正如他后来在一首词里所说的“处处追求寂寞，时时太恶聪明”。但是对朋友，对他得意的学生，则敞开胸怀，无话不谈。我表示一点意见，写出一点东西，他若认为可取，就热情称赞，他若不同意，就不置一词，这沉默，我最初不大理解，经过几次，我觉得这沉默比批评还有分量。谈到鲁迅的小说，他都仔细阅读，认真分析其中的每个段落，甚至一句话也不轻易放过。可是有一次我提到某诗人的诗集，说我写新诗受过他的影响，他一句话也没有回答，我立即明白那诗人在他心目中的是什么地位。

我回到北京后，我们继续书信来往，他的信里常附有赠给我的词。一首《定风波》有这样一句，“那里友人情绪好，常道，风中乞丐雨中花。”读者或许会觉得乞丐与花并列，似乎不伦不类。这是我在1925年或1926年寄给美季的一首绝句，（前两句我想不起来了，）后两句是“春去堪与谁共语，风中乞丐雨中花。”那时北京街头我最受感动的是狂风里缺衣少食的乞丐和霪雨中的落花。

美季这时也写小说，在《浅草》季刊，《沉钟》半月刊上发表，有时署名“葛茅”。后来这两个刊物相继停刊，他的小说创作也停止了。可是二十年后，他于1947年忽然以惊人之笔写出长达三万余言的《乡村传奇·晚清时代牛店子的故事》，语言泼辣，情节离奇，辛亥革命前北方一个农村里的众生相好像跟鲁迅笔下未庄里的人物遥相呼应。

美季于1926年9月来天津，在女子师范学院教书。那时天津是

一个军阀统治下酒肉争逐，民不聊生的城市。姜季年已三十，更多地看见社会的阴暗，体会人世的艰辛，回想大明湖的春色，海上的风光，都不可再得，只是在一首词里说，“错把夕阳蝙蝠，当他燕子归来”。他的词风发生一定的变化。我们读到《鹧鸪天》，“向晓阴阴向晚晴，又来此地过清明。黄云都带金银气，白雨还浮酒肉腥。词不就，句难成。诗人莫怪少诗情。紫泥涨入桃花水，流过红桥不作声。”又如《御街行》的下半阙：“楼台车马知何似？似穷塞，非人世。明驼迢递平沙，衰草寒烟无际。黑山列帐，黄昏吹角，夕照苍茫里。”前词形容混浊，后词比喻荒凉，正如后来他在《驼庵诗话》里所说的“一个文人要能用别人不敢用的字句”。此后他的词更多地摆脱前人的窠臼，形成自己的风格，开辟了新境界，表达出现代人的思想感情。

1927年初夏，我们商量印行词集。姜季在天津编出上中下三卷，命名“无病”。他把词稿寄给我，我交给北京大学红楼地下室的印刷所排印，我尽我当时的审美水平，设计装帧，宣纸线装，书页上下两端留有较多的空白。姜季从词集里摘取两句能概括全书内容的作为题辞，珠印在扉页上，这作法在过去的诗集词集是不曾有过的。他后来印行的诗集词集都采用这种装帧形式，只是北平沦陷时期他印的词曲集，限于条件，就因陋就简了。书成后，他叫我给词集题签。姜季长于书法，朋友们公认他的字苍劲有力，挺拔出众，我只在学童时临摹过欧体，此后毫无长进，而他自己不写，却教我写，我也毫不推辞，提笔写了“无病词”三个字。这中间没有别的话可说，只是由于彼此间真挚的友情。不料将及六十年后，他的女儿和学生合编《顾随文集》，又找我题签。我久不用毛笔写字，比当年更为荒疏，姜季晚年的友好中间颇不乏著名的书法家，他们的字能使封面更为生色。编者不找别人，却找到我，我十分感动，我仍然未敢推辞，就此用这四字题签来纪念我结交四十寒暑的老友。姜

季著作中，最早的一部词集和迄今为止最后的一部文集都由我题签，我感到一种非语言所能表达的欣慰。

关于二十年代以后的事，我本来还有许多话要说，但想到纪念会的时间有限，为了不耽搁大家的时间，就此结束。结束前，我再补充几句话，并连带谈一个故事：美季多才多艺，写诗、填词、作曲，都创有新的境界；小说、信札，也独具风格；教学、研究、书法，无一不取得优越的成就；只是他有一时期说禅论道，我与此无缘，不敢妄置一词。但除此以外，他偶尔也写点幽默文字、调侃词章，既讽世，也自嘲。记得在二十年代，他有一次生病，病重时他曾自拟挽联，上联是“昔为书生，今为书死”下联是“人恨才少，我恨才多。”他把这挽联写给朋友们看，带有开玩笑的性质，人们也觉得美季自命不凡，有点“狂气”。如今平心而论，用这副自拟挽联概括美季一生的才智，也未为不可。只是我以为，无论“才多”或“才少”，都不必“恨”，这个“恨”字写在这里，显得太重了一些。我真希望能有一次“故人入我梦”，我在梦里跟他商量商量，能否把这个“恨”字改换成另一个字？

1990年8月18日写，为9月2日用。

怀念先师顾随先生

——在顾随先生纪念会上的报告

周汝昌

在这个盛会上，我心情非常激动，我不太善于言谈，特别是讲到先师姜季先生，那我就更不知如何表述我的哀怀了。所以我在这样的感情、这个精神状态之下，真正是悲喜交集，万感中来，一切心情，不知从何说起。我们这次隆重的纪念会，规模尽管不算很大，意义却是不小。会上有老师生前友好，有高等院校的领导同志，有文化界的友好，还有新闻界的关怀者，虽然人数是我们同门弟子为主，但这绝不只是我们个人的师生之谊。这是我感到的第一点。

今天我在这里怀念老师，有我个人的感情，但这是次要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在思索我们大家聚会一堂，在老师逝世三十周年的时候，我们要纪念什么？过去，提起顾先生来，就说是词人，特别是早年，在北京的文化界，教育界，一提苦水词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正因为苦水词人这个称号大家熟知了，这也就掩盖了他老的全人。是个词人哪，会填词，长短句，倚声，诗余等等，不过如此而已。而我们如果是这样看顾先生，那就把这位大师太狭隘化了，缩小了。顾先生就只是这么一个作词的人吗？不是，顾先生生前曾半严肃，半幽默地和我谈：“我实际是个杂家”“杂家”，听起来似乎不太高明。但老师的这句话，我们掂掂它的斤两，“杂”，就是说老师一生的学问，无所不包，可以说不是是一部文学史的问题，而是一部中华文化史的事情。不是汉魏六朝，唐诗宋词元曲，不仅仅是这个意义。我们中国的文化人，如果真想分类，那可就很难。譬如陈寅恪，你把它归到什么“家”里？我时常在想，怎么称号老师？老师自己那是谦虚，又带着一点幽默，和弟子谈心。我们不能那么办。陈寅恪先生评论王静安的时候，说这是一代文化托命之人，一代文化的命运寄托于他的身上啊！我看老师也正是这样身份的人。

我在一篇文章中又曾说老师是“哲人”、“哲人”不是旧时一个文人墨客，吟风弄月。“哲人”是指他的思想高度。这不等于他就是一位思想家，建立一个顾美季思想体系，不是这个意思。他首先是用诗人的眼来阅世，来观察宇宙、万物、人生、社会，又以诗人的心感受，以诗人的笔表达。可是他这个感受和表达的思想内容是什么？我姑且借一句成语（不大确切），“悲天悯人”。你跟顾先生一接触，你首先感觉到他不是一个萋萋琐琐的小门小户小儒，小文人，他胸襟的博大，情怀的广阔，找不着一个很切当的说法，于是就借用了这四个字。你如果谈老师不认识这个方面，我认为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想申明这一点，我怎么举例子？实在不好举，姑且用零言碎句，略表一二。比如老师早期的一首词《木兰花慢》，他写当年的盲眼的算命先生，有两句我永远不能忘记，“试问一枝笛子，甚时吹到明朝？”古人中只有南宋的范石湖作过这类题材的小诗。我们中华一部文学史，大概很少写小贩一类人，写穷人用某种手段，博得三升米二升豆子，养活他一家数口，大概就范石湖写过，其他我没发现。老师写这个当然也是很同情，很怜悯那个盲先生，他没有办法来谋生，他只好给人算命。你要说算命是迷信，不要提倡——我没有提倡的意思，我是说，他这样的处境，他这样的生活，他的命运，顾先生注意到了，这样写了。那么，这里的意义仅仅是像范石湖同情一个穷苦人吗？你体会体会，一枝笛子，甚时吹到明朝，这是一种什么胸怀啊！稼轩有一首《生查子》，五言一句，一共才八句，顾先生在《稼轩词说》里给这一首的份量，我的感受是最重要的。我读别人的著作，没有这样的感受，也受不到这样感动——我说到此就要激动，我声音要变调，眼里有泪花。“悠悠万世功，当年苦。鱼自入深渊，人自居平土。红日又西沉，白浪长东去。不是望金山，我自思量禹。”大禹治洪水，万世之功，不可计算的悠悠，那么伟大，那么长远……目前呢？太阳又落下去了，滔滔江水

昼夜不息，光阴是不待人的，国家的恢复事业如何了呢？所以稼轩说，我不是在看景物啊，我自思量大禹呀。你看这稼轩写到末句，开头一个“我”字，这“我”多渺小呀，但末一字是“禹”，把“我”和“禹”联系起来，这个思想境界，不该批判他渺小了吧！我由此也深深体会到顾先生的思想境界

我还要说，老师最爱国，沦陷期间那苦难的岁月里，我最不能忘记老师的一首《浣溪沙》的下片，“南浦送君才几日，东家窥玉已三年。嫌它新月似眉弯。”送君几日，好像是不太久吧？实际是很久很久了，“东家窥玉”巧用宋玉《登徒子赋》以为比喻。

“三年”与“几日”一为呼应，就不答，自明了，“嫌它新月似眉弯”好象是写风情，这都是写亡国之痛，“东家窥玉”写的是日本侵略军，窥我神州已达三年之久，所以看着新月都很难过。新月是一弯蛾眉，古往今来，这是最美的景象，但是顾先生却用一个“嫌”字，含义最深。老师的再一首诗写北京秋天炒栗子上市了，“秋风瑟瑟动高枝，白袷单寒又一时。炒栗香中夕阳里，不知谁是李和儿？”这个李和儿是北宋时最有名的炒栗名手，在金人攻陷汴梁后，流落到燕山，仍以炒栗子为生，有一次宋朝使臣到了燕山府，他把使臣拉住了，说我是东京李和儿，行了礼洒泪呜咽而去。一个炒栗子的怀念故国的典故，顾先生用了写成那样的诗句，你说这是爱国不爱国？这就不必回答了吧。

老师给咱们同门学长们留下印象最深的，我想不能不讲到顾先生登堂讲授这一方面。你不会忘记他那是怎样一种讲授。我不说顾先生是教育家，那太一般了，教育家、办学，不一定会登堂说法。顾先生怎样讲课？他讲课不是照本宣科，顾先生上堂之后，全付精神，全部感情，那不是说我有一点知识告诉你们，这张三，那李四，这张长，那李短，这个苏轼，字子瞻，号东坡，眉山人……他不给你讲这个，这有很多书可查的，干嘛要我来啊？顾先生一上台，那是怎样一番气氛，怎样一个境界，那真是一个大艺术家，大师，他一